

母亲的唠叨

□ 张绍琴

读书时最大的愿望,是考上一所离家远的学校,越远越好。从此,我再也不用听母亲唠叨;时日一久,我甚至想把母亲的唠叨,像一场精准的手术一般,干净利落地从脑海里彻底剔除。

母亲年轻时中气足、嗓门大,与其说是唠叨,不如说是呵斥与教训。每天天不亮,她便早早起床煮猪食、准备早饭,一边在厨房忙碌,一边用能穿透几面土墙的噪音,将我从美梦中叫醒。“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我眯着眼望向蚊帐外,外头仍是黑漆漆一片,只能懊恼又迷糊地翻个身,想置之不理,继续沉浸在方才的美梦之中。母亲的大嗓门再次响起:“还不起床吗?非要我拿棍子来请!”棍子的威慑力让我瞬间清醒,可依旧赖在床上,窝在被窝里不愿动弹。事不过三。当母亲那足以震天的嗓门和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时,我以川剧变脸般的速度穿衣起床,飞快躲开母亲随时可能落下来的棍子。

母亲似乎有特异功能,总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扫堂屋、厨房、厢房,还有前院后院。整日劳碌、恨不得把睡觉时间都用来干活的母亲,虽不会时

刻盯着我扫地,唠叨声却总会时不时传来:“拿起扫把画大字呢?边边角角都不扫干净?”“东西挡着的地方就不扫了?不晓得挪开收拾一下吗?”吃过早饭,我上山坡打猪草,若是母亲恰好在不远处忙活,唠叨声必定如期而至:“眼睛看哪儿去了?你脚边不就有一笼猪草?”即便隔了几座山,等我回家时,母亲只消瞥一眼我松松垮垮的半背篓猪草,便会板着脸训斥:“几个小孩约着出去疯玩,打半天猪草,还不够猪塞牙缝。”我低着头默不作声,趁母亲不留意便悄悄溜走。

母亲没读过多少书,却总能一眼分清我是在读正经书还是看闲书,是认真写作业还是借着做作业的名义偷懒。母亲的唠叨,总会适时响起:“要读书就好好读,别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图画书。”“作业写完就去干活,别磨磨蹭蹭起时间。”

中考后,我考上县城一所卫校,也不过离家百里,节假日依旧得回家听母亲唠叨。她唠叨的内容也越发宽泛:“少跟社会上那些年轻人来往,安心学好自己的本事。”“好不容易考上学校,毕业就能分配工作,一定要好好珍

惜。”这些话听得我耳朵都快磨出老茧。我常常沉着脸,心里满是不服:我都这么大了,读的书也比您多,这些道理我怎会不懂?

成家有了孩子后,我起初并不想让母亲帮忙带娃。六十多岁的母亲,在我们兄妹四人的再三劝说下搬到镇上居住,却依旧闲不住,开辟了一小块地种菜,还养了两只鸡。可不用她帮忙,又能找谁呢?婆婆守在老家脱不开身,独自住着一栋两层小楼,种庄稼、喂两头猪,还养着一群鸡鸭鹅。就这样,母亲的唠叨依旧追随着我,也萦绕在刚出生的儿子耳边。“整天裹着尿不湿,捂着多不舒服。以前带孩子哪有什么尿不湿,全用布尿片,脏了就换。”孩子添加辅食时,母亲又会唠叨:“养孩子别太娇气,什么味道都要让他试着尝尝。”我每每不耐烦地回怼:“您那些都是老观念了,我本身就是学医的,自己心里有数。”母亲心里不服,一连串话语接踵而来,听得我烦不胜烦。更多时候,我只能默默忍着,几乎要憋出内伤。

等到孩子上学无需接送,我便和爱人带着孩子搬了新家,留父母住在老房子。每逢节假日全家团聚,或是带着父母外出游玩,母亲依旧

改不了唠叨的性子:“旅游有什么好玩的,纯属花钱买罪受。”“在家做饭过节不都一样?非要次次下馆子,那么贵,白白让别人赚钱。”或许是日子安稳、心境舒缓了,母亲的唠叨渐渐变得温和,不再那般刺耳,我大多时候只是一笑置之。

母亲七十九岁那年,查出患上癌症,已是晚期。医生向我们讲解病情和治疗方案:放疗、化疗、免疫治疗、消炎治疗、对症治疗、支持疗法……数种疗法一并采用,又根据身体状况不断调整。母亲年过八十后,曾有一个多月精神状态稍有好转,我们带着她完成了最后一次自驾游。后来母亲日渐虚弱,滴水不进,只靠输液和吸氧维持,在医院又撑了一周。弥留之际,她断断续续、有气无力地留下最后一句唠叨:“你们几个都能安稳过日子,孙子也有出息了,我活到这把年纪,什么时候走都放心了。”医生见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轻声安慰:老人家坚持了这么久,已然十分坚强,就让她安心离去吧。

如今,已是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三个头。我才恍然懂得,母亲往日子里那些琐碎的唠叨,早已化作这辈子再也听不见、寻不回的温柔温情。

槐花·五月雪

□ 赖永亮

五月一到,村子就变白了。不是下雪,是槐花开了。村前村后、沟边路旁的槐树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在转眼之间全部开出了花。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家院墙外的老槐树,主干弯弯曲曲,树皮皴裂如同老人的手背。每年此时它都会盛开得十分灿烂,一串串白花从绿叶中垂落下来,把枝头压得低低的。风吹过的时候,整个村子都甜了起来。

那甜不是糖的甜,而是草木、清冽的甜,好像把整个初夏都熬成了蜜。蜜蜂绕着树飞来飞去。小时候不知道“香远益清”是什么意思,只站在树下多吸几口,梦里都是甜的。祖母说槐花开了就可以不用发愁没有粮食了。那时我只觉得花能吃。

有一年五月初,家里要修缮老屋的屋顶。父亲和邻居叔伯们忙活着,有人爬上槐树去系

上,白花花、水灵灵的,像是捧着一捧雪。撒盐腌制一下再拌入白面、玉米面。灶膛里的火光映红了她的脸庞,锅盖一打开,香味四溢,比树下闻到的味道更加浓烈,更加温暖。加一勺蒜泥香油就可以吃两碗饭了。家人慢慢嚼着说:“城里多少钱都买不到这味道。”

后来我去城里读书、工作。每年五月,有时在菜市场可以见到卖槐花的人,他们将槐花装在塑料袋里,蔫了,香味也已消散无几。买了一次,蒸出来味道却和以前不同了。电话中,母亲在那边笑着说:“你小时候不喜欢吃蒜泥哇,每次都要少放蒜。”我愣了一会儿,笑了,心底漾起丝丝缕缕的温柔。

去年五月,我回了趟老家。老槐树还活着,但是更老了,一半的树枝已经枯萎,另一半还在开花,绿白相间,比年轻时更有骨感。我学着母

亲的样子搬起梯子去摘一篮,手抖,站在梯子上晃动几下,心里有些怕。母亲在下面扶着梯子,抬头说:“慢慢来,够不着的就不要弄。”低头看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和槐花颜色一样。

把花摘下来洗过之后,就拌着面粉蒸了一锅。氤氲的热气中,熟悉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小院里。盛一碗给母亲吃,她尝了一口笑着说:“还可以。”

老槐树下,风吹过枝头,槐花纷纷飘落下来,落在肩上,也落在碗里。忽然觉得乡愁就是五月槐花开的时候鼻尖闻到的一缕淡淡的甜味。每年五月都会飘雪,而槐花的香味也是每年都不变的。采花人一代又一代地更替着。那些在空中飘舞的白花,是家人给予的温柔,母亲的手艺,少年时最美好的回忆,在初夏的风中凝结成心底最温暖的乡愁。

张雪机车像一盏灯

□ 杨力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我接到侄儿小峰的电话:“叔,明天学校技能展示,你能来吗?我负责发动机拆装演示。”

小峰的声音带着藏不住的自信,让我不免想起当年那个令老师和家长头疼的“捣蛋鬼”。去年他考入技工学校,主修摩托车维修专业。家里人当初的心愿,就是让他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

今年3月,一条新闻刷爆网络:张雪机车在WSBK葡萄牙站斩获双冠。我刷到视频时,正在我家的小峰也凑过来看热闹,他忽然愣住:“叔,这个张雪……是不是当年那个追车的少年?”我这才想起,小峰曾在短视频里看过一部纪录片:一个湖南山里少年,为了能被车队看中,冒雨骑着摩托车狂追电视台节目组一百多公里,浑身湿透,对着镜头大声喊道:“上电视不重要,有车队能看到我才重要!”

那个少年,就是张雪。二十年后,他用自己名字命名的机车品牌,站上了世界冠军领奖台。

小峰盯着手机屏幕,反复回看了好几遍夺冠视频,忽然说:“叔,我想再看看那部纪录片。”那晚,他把张雪的故事从头到尾细细看完:从修车学徒到创办凯越机车,再到离开凯越、以自己的名字重新创业。创业期间公司连续亏损、四处举债,身边所有人都说他疯了。可他硬是咬着牙,一步一步站上了世界赛场的最高处。

“二十年。”小峰喃喃地说,“他这辈子就专心干了这一件事。”

从这天起,小峰像换了一个人。他的专业课老师后来跟我说:“这孩子突然开窍了,以前实训课能偷懒就偷懒,如今天天泡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

四月初的一个周末,我去了学校。在实训车间的角落里,看见他正俯身对着一台老款摩托车发动机,满手油污,地上散落着零件和工具。我问他做什么,他头也不抬地说:“化油器的混合比总调不对,我想彻底搞懂其中原理。”旁边放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摩托车发动机原理》,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画满了学习笔记。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张雪说过的一句话:

“热爱是可坚持的长期主义,专注能战胜时间。”

但成长的坎坷也随之而来。四月中旬的校内技能选拔赛上,小峰在发动机故障诊断环节犯了低级错误,最终排名第四,无缘市级赛事。那天晚上,他失落地给我打电话:“叔,我是不是根本不是这块料?我努力了这么久,还是比不上别人。”

我给他发了一段视频。那是张雪创业初期的采访片段:当时公司账上只剩两万块钱,团队大半成员选择离开,有人劝他放弃,他却说:“我可以输无数次,只要赢最后一次就够了。”

我告诉小峰,张雪机车的逆袭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在AI愈发普及的时代,最珍贵的从不是从不犯错的天才,而是跌倒后能自己爬起来、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普通人。教育,不是把每个人都塑造成统一的“标准件”,而是帮助每个人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就像张雪,没有显赫的学历,却凭一双匠人之手,在世界赛场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小峰听完,发来一段语音:“叔,我懂了,我现在就去车间,一定要把故障根源找到。”

五一劳动节当天,我再次站在技工学校的实训楼前,望着墙上“匠心筑梦”四个大字,看着身着工装的小峰,在评委老师们面前从容自信地进行发动机拆装演示。

那一刻,我对“劳动节”三个字有了全新的感悟。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从来不只是赞美汗水,更是致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追求极致的人。张雪用二十年光阴告诉我们:热爱,就像一盏灯,能照亮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而小峰,这个曾经的“捣蛋鬼”,正循着这束光,一步一步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赛道。

走下展示现场的小峰,也向我坦白了心底的梦想:“叔,我以后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摩托车维修工作室,不修好当天最后一辆车,绝不下班。也许我拿不到世界冠军,但我要让每一个来找我修车的人,都能放心把车交给我。”

我心头一热,眼眶微润。这大概就是张雪机车送给我们最好的劳动节礼物——不是耀眼的冠军奖杯,而是让一个少年寻得心中热爱,并愿意为之倾注时光、坚守初心的勇气。



蔡风

翠谷清音 (水粉) □ 梁光华

綦江日报

4

QIJIANG RIBAO

2026年5月15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简小军 组版:陈永思

建设者 (外二首)

□ 兰采勇

一箪一素11元,两荤两素15元
另加一行定语:吃饱,拒绝浪费
是兴渝小厨发放的名片

卡着时辰的安全帽,一群游艺的沙丁鱼。他们来自遥远的乡村
穿梭在塔吊和脚手架之间
带着一身尘埃,揣着方言俗语
接受胃的指令

像赶工期一样,狼吞虎咽
打着饱嗝,不忘彼此间戏谑
聊聊身边的大事小事
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此相似和熟悉

这群喧闹的行者
是谁的父亲,又是谁的叔伯兄弟
以饮酒的方式卸下疲惫
回到租屋,电话接通妻儿老小
说些不着边际的醉话

城市在他们手下发出亮光
穿着胶鞋脚一再退让
迁徙的鸟,天亮后
会栖落在另一簇枝头

磨刀

一条凳子,负着

手摇砂轮机和磨刀石
一个小喇叭,吼出长调的忧伤
隐退的刀已生锈
早已不识人间葱滋味
约见江湖,制造锋刃的故人
在流浪

仿佛生活没有缺口
接连几天制造不出磨刀声
大街小巷,留下
蹒跚的身影和苍老的足迹

行路难,脚下的选择太多
没有准确的奔头

造梦记

父亲的一生,都在隐忍和努力
渴望放弃镰刀和锄头
家搬到城里,在巷子里开一个面馆
给自己当老板,也给自己打工
有时间就随同人潮般的河
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味道。作为继承者
我重复跟踪并尝试了这些念想
丢掉农事,用一锅沸水
满足城市的胃口。在河道中
晕头转向,像极了一枚鹅卵石
孤零零地游荡。梦想,何往?
一个在异域徘徊的人
犹如邯郸学步

赞万兴香炉石

□ 倪宗元

太公山麓峙奇石,历尽风霜阅岁时。
渝太山川藏至宝,千秋静默自相知。